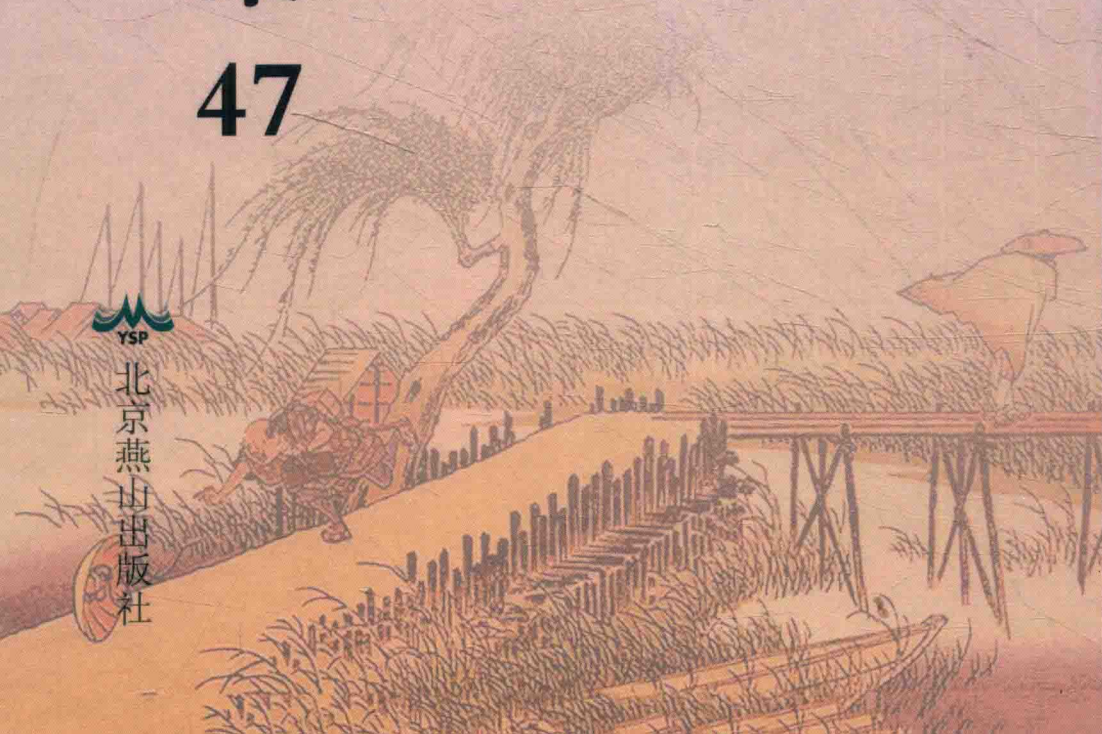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學百家集 47

王焱 編



北京燕山出版社



王焱 主編

日本漢文學百家集
47



北京燕山出版社

第四十七册

鷺峰先生林學士全集 文集 卷四十九至卷六十 林春勝 著 元祿二年 …… 一

鷺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四十九

辨 解附

神無月辨

小嶋道慶問曰俗稱十月爲神無月其義如何答曰
本朝舊記有之云是月諸神各會於出雲杵築大社
故諸社皆無主以是諸國共有神無月之稱唯雲州
稱神有月曰果其然乎曰否昔 禁中勸請三十番
神更日守護王室諸神豈捨王室以赴雲州乎若果
然則是月王室可無守護神乎夫神道人道其理一

也諸國有社稷猶州郡有牧伯也其更有守王室猶
牧伯相代宿衛京師乎社稷之神豈捨其所守之國
悉可赴雲州乎曰然則其實說如何曰爾雅不云乎
十月爲陽詩云日歸日歸歲亦陽止解者曰陽十月
也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名之曰陽月也蓋其君字
愛陽惡陰之義乎傳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則何時
無陽陰陽之氣消長而無窮雖爲純陰之月不可無
陽故曰嫌於無陽也陽爲上陰爲下神者陽也鬼者
陰也夫自姤之一陰生於午至是月之亥積爲坤之

六陰而陽既盡矣此知神無爲陽無也故 本朝先
輩訓陽字爲加美奈津岐也音樂家稱十月應鐘律
爲上無調亦是陽無之義乎可以并按焉道慶唯唯
而退戊戌十月

氏神氏子辨

應門童問竈下養曰今日設饌何事養者答曰汝不
知今日當祇園會乎童曰祇園者何養者曰是洛東
鎮座之靈王人之氏神也童曰我聞洛北賀茂神爲
平安城之鎮而王人產於王城下則可爲賀茂神之

氏子彼祇園何與焉養者曰不然延曆定都之初
勅使先來告事於賀茂則此神元是城州之總鎮也
故歷朝尊崇在伊勢之次其後降一等曰伊勢石清
水賀茂所以他神不能及也然其社距王城稍遠祇
園稱荷御靈今宮四社在王城近處故中葉以來四
分洛中爲四神所鎮也壬人生於祇園所鎮之地爲
氏神者明矣壬人在東武年久然不可忌其本凡爲
氏子者何不祭氏神哉頃日壬人有同胞之喪然國
俗服忌既除則今日可有遙拜之儀故設饌以待焉

童曰如汝言則賀茂本也祇園末也主人不用賀茂
用祇園則不媚於奧而媚於寵之謂乎且君子先正
其名如祇園則西域精舍之名也豈爲神明之舍哉
賀茂社在賀茂川邊則神與地其名相應主人何取
不正而捨其正哉養者不能答而質疑於膳夫膳夫
曰人各有職分養者唯炊米我唯割肉童其開闔門
戶童不喜曰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知尊王賤霸我
何默哉乃去問侍史侍史曰若就一本言之則天照
大神者六十餘州宗廟也然諸州各有一之宮以爲

一國之總鎮一郡一鄉一村一里亦各有神社生於其地者各以其近處之社爲氏神是 我邦之流例也何必賀茂祇園而已哉誓其古則三輪神爲和州總鎮然一州悉不爲其氏子以不見之則鞍川神爲武州總鎮然城下各有分鎮之神譬猶日月遍照下土然天下外野各以星宿當之且其姬姓無不出自文武然魯衛者祭周公康叔晉鄭祭唐叔桓公其餘可類推之清和帝貞觀年中崇素盞烏之靈於王城東然其地號祇園其靈託牛頭天王者浮屠者爲之

豈就其名併其實以爲不正哉季氏旅泰山以大夫
僭諸侯非禮之甚至人今若捨所產之鎮神僭祭王
城總鎮則是不正也非禮也豈以奧寵之例議之哉
童曰善哉言也我猶有所疑侍史曰何童曰滕氏者
天兒屋根之裔也以春日爲氏神其身稱氏子者良
有以也源義家元服於石清水故以八幡爲氏神猶
似有由也其餘諸氏神別有氏神有氏子者皆非無
例也然不爲神系者漫稱氏神號氏子者我竊惑焉
侍史曰詩不云乎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然甫侯申伯

豈其嶽神之子乎唯假其地之靈言之而已由是觀之則產其鎮地者謂之神明之子孫亦無妨乎指至尊稱天子亦其意同乎古用氏字必非姓氏之義用其地名以爲姓氏者所謂有扈氏越裳氏及韓趙魏三氏之類是也然則氏神氏子假用之以爲地神地子亦可相通乎其言未畢至人屬耳於牆叱曰易曰陰陽不測謂之神傳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汝曹何知焉小子避之至人歌曰神不可度思如水在地中思大哉其德思肅然

其風思萬古不易兮
霄壤無窮兮
王城武州兮
不隔
西東兮

書氏神氏子辨後

原夫源姓藤姓末派各有林氏出自源氏者在濃州
出自藤氏者在北越蓋利仁苗裔而平家物語所謂
林六郎光明者亦其一流乎我家之祖移在紀州而
入京師以住焉先考及東舟以下同胞至敬古及余
靖振娘共產京洛其家在祇園所鎮之地故每歲六
月十四日先妣會親族設饗宴余兄弟往拜神與爾

觀祭會雖東來之後先妣當此日修遙祭之儀而禱
兒輩之福然三十餘年之際敬吉東舟及其二子相
繼物故近歲考妣亦歸泉而今春靖也亦沒唯余與
振娘僅存如信常及勝澄產於東武而不爲祇園之
氏子則不關涉焉嗚呼炎熱之苦夏月之長彼此追
懷不易言焉困臥一睡欠伸而醒漫記此一篇以洩
今日淚與汗共滴爲筆頭露

辛丑六月十四日

詩經世本古義辨

林子得大明何楷所編詩經世本古義挾諸牙籤有

客難之曰：卿平生好古書，嫌新說。此書崇禎庚辰辛巳之間所作也。當我寬永十七年八月，距今僅二十餘年。卿往歲講詩，以朱傳爲主考，諸毛鄭而大義既通，先是所藏近世詩解，既贅今又得之，使人惑異說。何哉？林子曰：固如子之言，余於此書有所取，有所不取也。夫國風、太雅、三頌之篇次，古今不易。何氏妄改之，以己意而分夏殷周，以公劉詩爲歷卷，以關雎爲殷世之詩，不立十五國風篇目，以爲某王某王之世之詩，錯雜雅頌於其中，而恣生新義，而並舉先儒

諸說其是非得失以私意決之其徒誇言曰千五百
年以來唯一人也可謂蚍蜉撼樹蛙尊自居也永樂
諸儒纂修大全以朱傳爲主是天下之公論也何氏
生於後世欲蔑視毛鄭而不滿於朱子而直繼孔
孟者一家之私言誰敢信之哉是余所不取也然每
篇註釋辨論所引古書舊編經文異同訓詁音釋歷
代諸儒說詳載之各有出處則其博洽可以知焉彼
所採用之書余多未藏之者由是觀之則其書雖新
其文惟舊然則其訓詁以參攷諸註疏而諸說以會

同諸大全則可爲學詩之小補乎且近世解詩者多
多或僅窺朱傳之藩籬或聊伸各篇之大意或唯紙
韻書之餘涎或粗叙章句之分段如此等者亦猶非
無益於講說况此書行字細小冊子成堆紙葉殆二
千張不亦多乎其中擇而用之則爲多識之助者必
矣是余所取也若夫初學者未見註疏束閣朱傳而
見此書則其害甚於烏喙鳩酒可戒焉客曰唯余曰
汝姑留焉猶有餘話爲汝告之客曰何事余曰古今
之書統言之則經史子集四部而已史子集亦無不

本於經就中尚書紀言春秋紀事乃是左史右史之職分也丘明傳春秋者編年體也其外傳曰國語司馬公通鑑者編年例春秋左傳而袁機仲紀事本末者例外傳國語也二體並行而各有所取用也何氏以國風似國語而以徧行於世改其體例編年而定次序以爲世本也詩者記言之類而非紀事之書故與尚書分四代相擬而非春秋繫年月日之例故有隔世不連續者也其所以稱古義者蓋何氏意以爲詩自孔子刪定之後有風雅頌之別今分三代之